

II



東京街頭 1930年代 鄧南光

東瀛寫真（1923～1935）

鄧南光用儲蓄許久的錢，買了一部老相機，雖然簡單、笨重，卻是他孤獨心靈醞釀釋放的觸媒與依附。三〇年代的東京，一個異國學生身上掛著相機四處獵影，他心裡到底在想些什麼？恐怕不是經濟學而是攝影學了。

第一部相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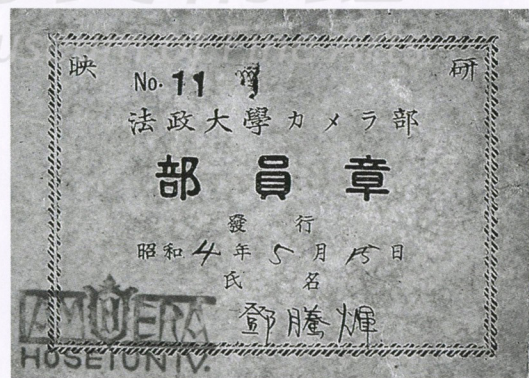
鄧南光在家人的支持鼓勵下，於一九二四年搭船來到東京，並進入名教中學就讀。轉換了一個全然不同的學習與生活環境，逐漸滋養鄧南光冒險嘗試與探觸視野的活力。個性好動的他，渴望在平泛、制式化的課業之餘，追求自己的興趣。上高中一年級



鄧南光（右）與同學在法政大學度過六年的求學生涯

時，他用儲蓄許久的錢，買了一部今天看起來算是最古董的老相機Kodak-Autographic Camera，那是用120底片拍八張的鏡箱，二塊玻璃合成簡單鏡頭的相機，這算是鄧南光攝影生涯的第一部機器，雖然簡單、笨重，但卻是孤獨心靈醞釀釋放的觸媒與依附，他開始學著用第三隻眼睛看外界。

●一九二九年，鄧南光考進日本法政大學經濟系就讀，會選擇這樣的科系，應是長輩的意旨以及未來生活就業上的寄託。上法政大學時，他偶然機會看到學校的攝影社徵求會員，在沒什麼概念下他就加入了，仍然是那一部柯達老相機隨身在側。



鄧南光入法政大學攝影部的會員證 1929

●三〇年代初的日本大學生，幾乎都熱衷於泡咖啡館，那是一種消遣與交際的時髦方式，但中學生教規甚嚴，禁止入內。鄧南光升學之後，這個限制便解除，他迫不及待地想進入咖啡館欣賞欣賞，同時，咖啡館的裝飾佈置很適宜於攝影，鄧南光毫不遲疑地決定選擇在那兒拍一張理想中的照片。

●在一篇日後的回憶文章，鄧南光如此描述：「有一天，我進到一間較熟悉的咖啡館拍照，當時的情形現在想起來還好笑。我慢斯條理地依然拿起那『古老』（？）的照相機，裝在三腳架上，燒著少許的閃光粉，拍照便告完畢了。不過在事前我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求一位不太願意給我拍照的女侍作為添景，我們現在很難想像到，我當時拍一張照片到底花費了多少時間。」

●鄧南光很細心地將第一次的咖啡館照片沖洗出來，受到攝影俱樂部資深會員的好評，就大膽地寄給某個攝影雜誌。



東京留學期間的鄧南光

當這第一次的試作被登載出來時，鄧南光回憶說，他的「歡喜」是沒法形容的。但是這歡喜是短暫的，卻受到一種刺激與鞭策，因為他覺得第一次的成功似乎有點僥倖性質，要免停滯只有前進。於是他決定放棄那沒有融通性的簡單相機，把家裡寄來的生活費（扣除學費）傾其所有的買進一個鏡頭較大的相機PIPILLE ELMAR 3.5，那是使用127底片時期的新產品。鄧南光有了新相機，日常生活更加忙碌起來。

萊卡的執迷

●三〇年代的東京，一個異國大學生身上掛著相機四處獵影，他心裡到底想些什麼？恐怕不是經濟學而是攝影學了。而真正建立鄧南光的攝影根基，一個是德國萊卡新型小相機的問世，它的機能與屬性帶來嶄新的攝影表現；另一個則是當時風起雲湧的日本「新興寫真」運動思維。

●LEICA I型相機在一九二五年推出後，大肆宣傳，遇有船期時即遠從德國運來日本，在東京的攝影圈裡引發廣泛的追求熱潮。鄧南光回憶說，當時有很多人把萊卡連帶皮套揹著在街上散步，尤其星期假日，不分晝夜，在銀座一帶散步的萊卡迷，格外引人注目。萊卡價錢昂貴，揹著它顯示一種身分，有人爲了減輕重量，只揹萊卡皮套，在夜街晃來晃去。

●一部萊卡相機相當於當時十個月的留學費，在台灣可以買一棟房子的價錢。

鄧南光爲了買相機，說服父親外，還湊了一筆妻子的嫁妝私房錢，共花了兩千元日幣（當時台灣至日本的船票是七十元），東請西託，才「讓」來了一架中古的萊卡相機。他帶著這部LEICA A，ELMAR 50mm. f/3.5第一代老相機，如虎添翼一般，即刻約來幾個朋友乘輪船至九州南端的大隅諸島去拍攝。這一路上從輪船上的煙囪，沿途船景至島上火山的熔岩山貌，他不知拍了多少卷軟片，底片沖洗出來之後，精細的質感、光影與線條均被美好的表現出來，鄧南光在回憶短文中提及，這是他此生最得意的時候。

●擁有一部知名的好相機，是業餘愛好者或專業工作者的夢想，但如只是迷信它的品牌與價格，只用它來散步或觀賞，那絕不是鄧南光的本意。他在大學期間，每天在書包裡面帶著萊卡上學，隨時取出拍照。晚上出門時，也一定帶著它，但不是炫耀，他拍了不少同學、教授和夜街景色。



鄧南光的第一台專業萊卡相機 LEICA A

萊卡 (LEICA) 相機

●LEICA是LEITZ與CAmera的簡稱。德國著名的光學儀器製造公司萊茲工廠 (Ernst Leitz Gmbh) 於一九一三年聘請攝影家兼科技師巴奈克 (Oskar Barnack) 研發設計小型相機，以替代外型笨重且操作不便的大相機，並嘗試利用35mm電影膠片尺寸 (24×36mm) 以替換既大又重的玻璃板底片。一九一四年，「Ur-LEICA」製造成形，實現了「小底片一大圖像」(small negatives-large pictures) 的原始構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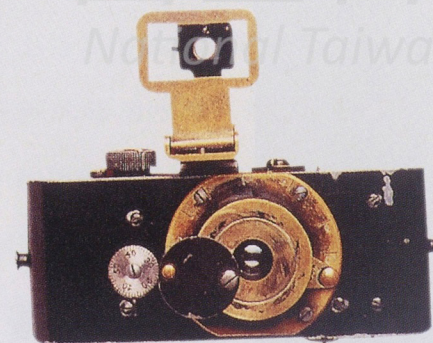
●一九二五年，LEICA I正式公開問世，這個新式小型相機的發明，激發了攝影革新與表現的震撼。它輕小方便，

●睡覺時，他在枕邊另放座墊，將萊卡放在座墊上，可以說是每夜和萊卡共眠了五年，除了怕被偷竊之外，還說明了他對萊卡的痴迷鍾愛。

●鄧南光日後常與同好談及當時被一個日本刑事跟蹤一個月，因爲以一個台灣留學生擁有這麼貴重的相機想必事有蹊蹺，後來調查到他的北埔家世後，才安然無恙。

視線由傳統的垂直取景改換成平行構圖，既快速，又能以眼睛余光隨時與環境互動。它容易攜帶，底片縮小，每卷拍攝長度從原來6×9cm底片的8張增加為36張，節省開支與操作過程。

●萊卡相機隨後不斷地改良出新，生產各式交換鏡頭，以精密的結構，高雅的造型及犀利的鏡頭解析度，贏得各類攝影愛好者的稱許。攝影表現的歷史演進，因萊卡小型相機的誕生研發而改寫，當代攝影的本質與特色，也因爲機材的革命，掀開新的一頁。



1914年，世界第一部小型相機 Ur-LEICA 問世



1914年，巴奈克 (Oscar Barnack) 以Ur-LEICA 拍攝的街頭建築

新興寫真的啓蒙

●有了機器，還要有知識與技術的養成，才能摸索出自己的創作方向。鄧南光留學期間，正是日本「新興寫真」萌芽新興的年代，這股發源於德、法新興攝影的熱潮，其美學與形式，包括小型相機的即興捉拍、自由速寫，或是蒙太奇組合、中途曝光、實體印樣、潛意識意境等超現實造像，以及強調精細描寫、排除主觀與繪畫意識，感受現實與機能的「新即物主義」。概括的說，這

是對保守、傳統的畫意攝影與制式、工整的紀錄攝影，做了一次反動式的革命宣告，現代攝影起步了，鄧南光身在其中，雖還只在摸索學習階段，但已倍感鼓舞與啓發。

●鄧南光的攝影基階，受兩個人影響很大，一位是德國攝影家保羅·沃爾夫 (Paul Wolff)，一位是日本紀實巨匠木村伊兵衛。他們兩人在三〇年代，都已選用萊卡小相機開創了自己的攝影視界，在藝術與技術上的表現，令鄧南光心儀良久。



三〇年代初的東京攝影迷
1930 鄧南光

保羅·沃爾夫 (Paul Wolff, 1887~1951)



●第一位將萊卡的攝影技藝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德國攝影家。十四歲那年他買了部便宜的相機學習拍照，熱心投稿，開啓了業餘攝影的生涯，卻從來沒預想成為一個專業攝影家。在醫科大學念完病理學與遺傳學後，正逢第一次歐戰終了，因為缺少臨床實習的經驗，被醫院拒收，為了生活，當過勞工與製片場沖片師。當他再度拿起相機為生活奔波時，竟感覺手中的大型相機如此冷酷而沉重。

●一九二〇年初他進入「萊茲」公司服務，在巴奈克帶領的小組下，研製小型相機的開發。從膠片、沖洗、相紙、放大至鏡頭的研發，沃爾夫累積了各種經驗與技術，他捷足先登的使用未問世之前的萊卡小相機，萊卡也成為他日後創作與提昇的終身伴侶。

●數十年來，他四處旅行拍照，以標準、中焦與長焦點鏡頭，廣泛記錄了城市、鄉村、工廠、人像、靜物、運動及幾何造型等題材。他的作品介於一種自然主義與表現主義的風格情調，在普遍保守拘泥的三〇年代，沃爾夫勇於嘗試，他的視點別緻、構圖生動，層次明晰，言之有物，是當時許多攝影家一個參照學習的大師範例。



●沃爾夫被稱為「當代最能活用萊卡相機而達藝術造詣者第一人」，鄧南光留學那段期間，曾在東京看過他的攝影展，上百張作品表現了靈活的拍攝技巧與細膩的暗房水準，令鄧南光大開眼界，也更堅定了他選用萊卡相機做為終身創作的伴侶。鄧南光收藏了兩本沃爾夫的攝影集，一九四〇與一九四二年由東京番町書房出版，這些文圖並茂的作

品表現了生命的多采與攝影的魅奇，充分開啓鄧南光年輕的浪漫心靈。



鄧南光收藏的德國攝影家
保羅·沃爾夫 (Paul Wolff) 攝影集，1940年代出版。

1933「報導寫真」於日本萌芽。

●木村伊兵衛比鄧南光大六歲，是三〇年代日本「報導寫真」的倡始者之一，他於一九三三年與日本報導攝影啓蒙人物名取洋之助合組「日本工房」，提倡社會寫實「專題報導」的創作與開發，並致力於平面媒體上以組合系列方式來表現。木村伊兵衛的創作力與活動力豐沛，他在戰前戰後大量取材於街頭、農村的社會現狀與庶民速寫，不僅發揮小相機的功能特性，也實踐了攝影與社會結合的責任屬性，這些生活關注的意念與紀錄，對日後鄧南光的取材焦點有很



長子世光1932年出生於北埔

大啓發。

●一九三一年，鄧南光利用假期回到家鄉，並在父母的安排下與住在新埔的潘慶妹結為夫妻，婚後他們一起赴日，互相有個生活照顧。次年，潘慶妹返回北埔生產，產後又帶著長子世光赴日，一直陪伴鄧南光學成後才聯袂返台。



初為人父的鄧南光（1933年攝）

鄧南光（左立者）、潘慶妹（左坐者）婚後與父母（中坐者）及家人合影，攝於193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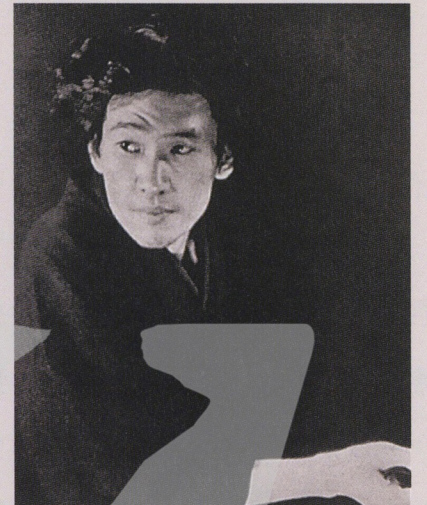
木村伊兵衛（1901~1974）



●被日本攝影界稱為「寫實攝影先行巨匠」的木村伊兵衛，明治三十四年（1901）生於東京。上小學時，從事制帶業的父親在淺草公園的路邊攤買了一部當時流行的高彩魔箱型小相機，當作高級玩具送給他，開啓了木村的攝影之門。他在京華商業學校念了五年中學後，一九二〇年以商店分行勤務之名被派駐台南，在台灣短暫度過。一九二四年，木村返回東京，以業餘照相師身分在日暮里開了一家寫真館，但一般業務由他太太負責經營，他只埋頭拍攝自己喜愛的題材。一九三三（昭和八年），正逢日本「新興寫真」與「報導寫真」的引進熱潮，木村與同好合創「日本工房」，全力投注寫實攝影的推動。同年他推出「文藝家肖像寫真展」，三十一位日本作家，五十九張作品的展場，以生動的個性捕捉與細緻的顯像放大，引發攝影界的矚目與讚揚。

●木村在戰前曾出版《小型相機使用指南》（1937）、「Japan Through A Leica」（1939）、「Four Japanese Painters」（1940）、《王道樂土》（1940）等攝影圖文集，是日本寫實報導的領航者。戰後他更加活躍，配合展覽曾先後出版過十本以上的攝影集。木村伊兵衛取材領先，足跡廣泛，遍佈日本境內與世界各國，但最有代表性及為人稱道的是他在一九五二至五九年間斷續完成的「農村秋田」系列，以嚴謹而深刻的影像質素，描繪農村轉型期間的生存、勞動及風俗，影像流露濃密的人道主義與社會意識的關注，寫實中帶有詩意，個人風格整齊而突出，是五〇年代報導攝影的典範。戰前戰後期間，木村伊兵衛不停地拍攝，記錄各種普通人的生活，由於他的先行與累積，為日本留存了罕見又豐碩的時代圖證。

●在日本攝影界，木村伊兵衛是個性格溫和的長者，日本許多著名的攝影家都親受過他的指點，他的圖錄、寫真集著作共四十四集。一九七四年病逝後，第二年由朝日新聞社創設的「木村伊兵衛攝影獎」，至今受獎人多達二百五十餘人。



作家橫光利一 1933 木村伊兵衛



秋田系列 1958 木村伊兵衛



秋田系列 1958 木村伊兵衛



秋田系列 1959 木村伊兵衛

創作力的迸發

●鄧南光的吸收能力與行動能力，這段期間落實帶勁的展開。他拍攝各種題材，參加不同比賽，得到許多獎賞，也成為「全日本萊卡協會」與「全關東學生寫真聯盟」會員，攝影對他來說，似乎已成為生活的重心與全部。



鄧南光參加日本攝影比賽所獲獎牌



鄧南光首次投稿《相機》雜誌，入選作品「酒吧女」 1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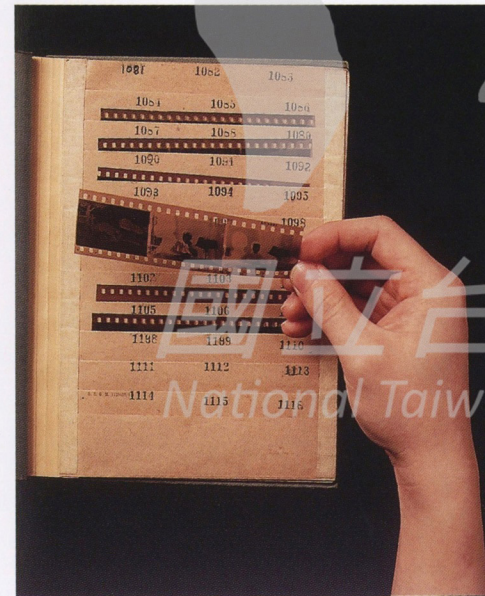


鄧南光刊於《萊卡寫真雜誌》的作品「室外人物」 1933

●鄧南光對攝影的認真與細心，表現在各種細節上。他將留日期間的底片，在暗房小心沖洗後，剪成三格一條小心的放入編號夾紙內，合集成冊。每張印樣（contact print）都清楚地夾在專屬的相簿中，方便尋找與保存。這張張頁頁謹慎保管的歷史成品，提示了一種工作的專業風範，也留住歲月變遷的容貌。鄧南光有三男二女，他們日後在鏡頭中的

許多留影，不僅成為小家族的難忘回憶，也是大時代的見證圖像。

●三〇年代的東京，是個人文薈集的先進大城，吸引許多台灣學生前往深造。前輩畫家廖繼春、陳澄波、顏水龍、陳慧坤等先後均在東京美術學校就讀過。當時也有十幾位台灣學生前來日本學習攝影，他們返台後大多開設照相館，以攝影為生並致力創作，其中較知名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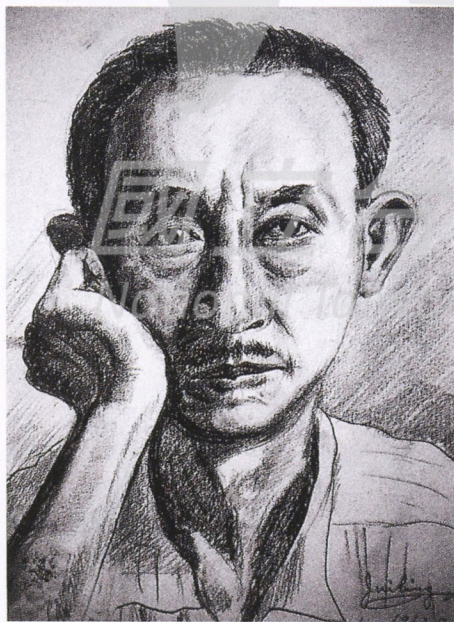
鄧南光保存的萊卡底片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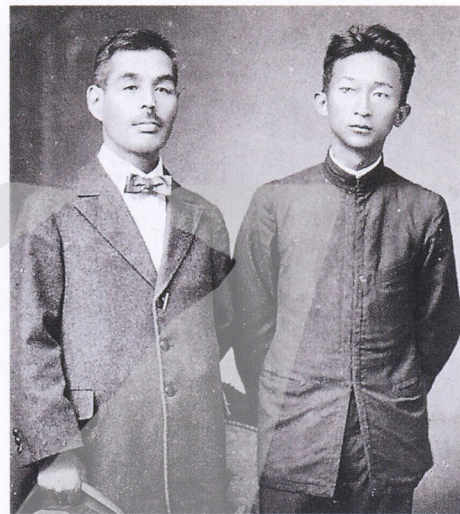
鄧南光保存的萊卡印樣簿

就學於「東京寫真專門學校」的彭瑞麟（1928～1931）、銀座「日之出寫真株式會社」的林壽鎰（1934）、「武藏野寫真學校」的張才（1934）等，可惜這些「留日寫真派」的前輩在日本都各自短暫發展，缺少聯繫，鄧南光也不在寫真學校念書，沒有機緣與他們有攝影創作上的交流互動，像留日台灣畫家一般形成一股團聚力，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被稱為「台灣第一位攝影學士」的彭瑞麟返台後，一九三一年在太平町(今



彭瑞麟的自畫像素描 1963



彭瑞麟曾受教於台灣西畫導師石川欽一郎門下
1925年攝

延平北路)創設了「アポロ寫場」，除了肖像紀念拍照外，它裡面還開設攝影研習班，培育專業，並在寫場內闢出展覽空間，推展攝影教育與活動。鄧南光一九三五年在京町（今博愛路）創設「南光寫真機店」，除了售賣機材與提供資訊外，也經常群集同好，彼此切磋，展示作品，並積極籌辦各種攝影組織與活動。以當前的攝影史料推論，如果說，彭瑞麟是首開台灣攝影風氣第一人，那麼非科班出身的鄧南光無疑是承繼點燃這一盞攝影明燈的接棒者。

彭瑞麟（1904～1984）



彭瑞麟 1930



風景 1934 彭瑞麟

●明治三十七年出生於新竹縣二重埔。少年時嗜好美術，十五歲進入台北師範學校就讀，一九二三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時，父母皆已過世。為了替父親還債，他利用任教之餘以五年時間畫炭筆肖像，並與藍蔭鼎同時師事於當時的日籍美術教育家石川欽一郎。石川深愛其才華，待之如親人，並建議他前往日本深造，但不是學畫。日本畫壇極具排他性，派系林立，很難出人頭地，石川鼓勵彭瑞麟改學攝影，與時代結合，未來能以這新的技藝改善生活困境，並另創新途。

●彭瑞麟於一九二八年進入東京寫真專門學校，入學第一年，英語只有二十三分，到了畢業那年，英語將近九十分，其他專業科目也名列前茅，最後以第一名畢業。一九三一年返回台北，在太平町開設「アポロ寫場」(Apollo之意，後改為亞圖盧寫真館)。雖然以幫人拍照為生，相館卻與一般營業生意不同，它裡面設了攝影研習班，以低廉的收費傳授專業攝影技術，並在店裡闢出展覽空間，定

期展出研習生作品，在台灣攝影史上，彭瑞麟近乎是第一個從事攝影教育的科班學人。

●彭瑞麟的遺作以一九三五年之前的「肖像」與「風景」為主，惜多已散失，作品多屬一九〇〇至一九三〇年間歐、日主流攝影「藝術寫真」的風格，一種感傷美與浪漫味的抒發。彭瑞麟對人像的精微觀察與對景色的畫意描述，在當時的台灣攝影圈中，仍可說是獨一無二的，再加上他私人對攝影教育的推動，以及將「天然色寫真」、「永不變色的寫真」等技法介紹引入，可以算是開風氣之先的攝影啟蒙導師。

●一九三八年彭瑞麟被日軍徵至廣東任翻譯員，離攝影漸遠。戰後他已四十多歲，照相館被拆，返回新竹，家有七個子女，為了生計曾經營蔗園，任教員、學醫術，一九六二年通過中醫師考試後，發表多篇醫學論文，一九七五年成為日本東洋醫學會員。年輕世代的美術、攝影短暫生涯，彭瑞麟留下令人懷念卻永恆的一瞥。

(圖片提供 彭良岷)



宜蘭 中元搶孤 1930年代 彭瑞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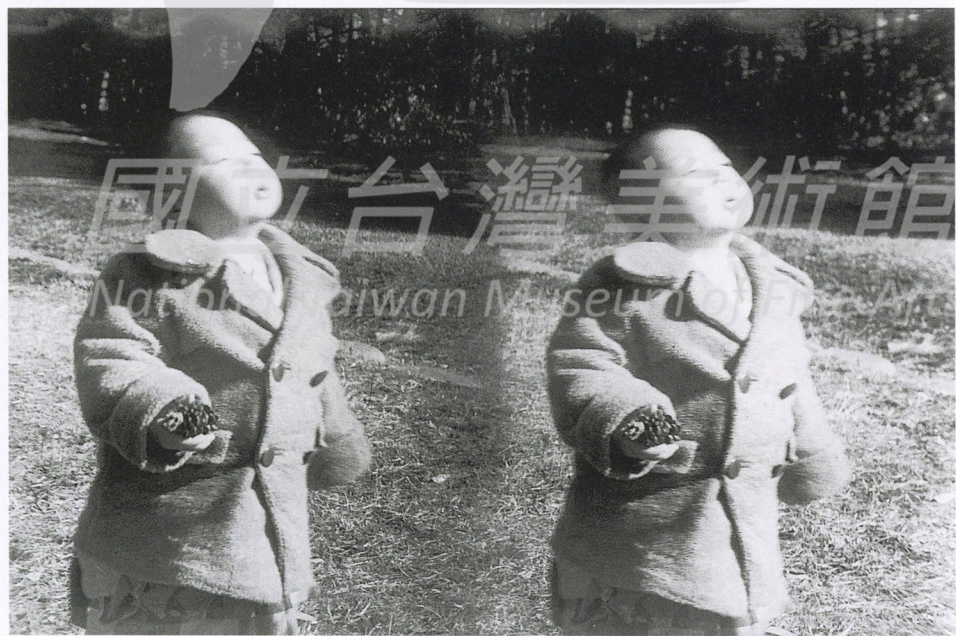
人像 1930 彭瑞麟



人像 1930 彭瑞麟

●從鄧南光的留日作品中，我們看見他創作學習的無盡活力。從靜物風景至人物造像，從線條造型至光影實驗，他樣樣嘗試，試圖從佈局與氛圍中尋找一種時尚、寫意的構圖美學。而他的都會街景與生活速寫，也顯示了一種直覺、敏銳的觀察角度與從容、大方的掌控力道。除了35mm相機外，他還使用16mm超小型像機、8mm電影機與立體照相機，留下各種紀錄。在一些蒙太奇式的立體相片中，一景兩像的連結與對

位，呈現出二次元空間的立體層疊感，鄧南光的巧妙取景，令畫面有持續延伸的視覺律動，豐富了單調物像的表現空間，這樣的作品，時空交疊，有另一種曖昧的創意。整體來說，這些七十年前的舊作，今天讀來依然充滿新穎而生動的「現代感」徵象。處在「新興寫真」與「報導寫真」的交會時空，一切剛萌芽，才不過是二十中旬的青年，能有如此勃發、開放的領悟與創意，鄧南光顯然比許多人早熟很多。



鄧南光的立體攝影作品「鄧世光」 1933



鄧南光以立體攝影拍下的作品「東京街頭」 1933

東瀛寫真 (1929~1935) 鄧南光 攝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